

金樹仁詭譎不仁(上)

李清如

新疆風雲人物誌之二

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七月七日中午，新疆邊防督辦兼省政府主席楊增新氏，被其部屬樊耀南，在法政專科學校宴會席上，演出鴻門宴，變成兩敗俱傷的慘局後，金樹仁以民政廳長身分，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因此金樹仁就變成民國以來新疆第二位風雲人物了！

借刀殺人主政新疆

金樹仁字德庵，甘肅河州人。在河州書院與蘭州高等學堂曾兩度受教於楊增新的教鞭下，也就因此，當楊增新主政新疆省政後，他就成爲最親近的一位幹部，乃由秘書而科長，再由科長升爲民政廳長高位。楊將軍雖因師生關係，倚爲左右手，但也僅左右手而已，根本不把他認爲是接棒的理想人物。蓋因知生莫如師，金氏的短處，楊氏摸得一清二楚，第一私心太重；第二菸癮（鴉片）太大，若將省政讓這種人主持下去，不出二年一定會搞得天下大亂，因此楊將軍對他這位學生的前程，就止於民政廳長地位，不再作他想。在楊將軍來說，是爲顧全新疆大局着想，但看

在金樹仁眼裏，就懷恨在心了。

時至民國十七年七月七日，法政專科學校舉行第一屆學生畢業典禮，柬邀楊將軍出席致訓。金樹仁因其科長牟維潼將自衛手槍借給法政專校教育長張純熙後就知對楊不利，但他並未防範，反而想假樊、張之手而去楊，然後再繞一個圈子，再將樊、張誅殺，就可名正言順取得政權。因之他在法政專校舉行畢業典禮時，也按時到校參加，但在宴會之前，他就藉口有事，先走一步，其實他回到將軍衙門後，即時召請軍務廳科長張培元等，商討應變大計。果不出他們所料，時未一時，樊耀南、張純熙率其所部，携上所獲楊氏衛隊十多枝槍，闖進將軍衙門大堂以內，也就是省政府的大堂。樊耀南立刻下條子要金廳長將省府與邊防督辦兩顆大印交出來，以便改組軍政兩大衙門。然而此時金樹仁早有應變準備，反而下令將省府大堂大門先行關上，以斷樊、張的後路，然後給予槍子兒的回敬。樊、張携來槍枝附有多少粒子彈，金、張二人早已知道，因而一陣交火過後，就沒有子彈接繼，而且人數又少，最後只有束手

被擒，任人擺佈了！就此進入省府大堂的人，均被處以死刑。迪化各界因不明內情，均以爲金樹仁仗義爲恩師報仇，竟被推舉爲繼任省主席高位主政新疆，遠處南京的國民政府，當更難明就裏，爲將就現實，也只好明令金樹仁繼長新疆省政了。

鞏固權位重用鄉親

金樹仁取得政權以後，尙能肅規曹隨，按部就班幹下去的話，不難把安定多年的新疆保持下去。但他的內心，有鑑於其恩師楊增新，雖然才大識遠，能將新疆統治十七年之久，但終因是孤家寡人一個，別無他人可靠，就連追隨二、三十年弟子如其本人，竟然見死不救，遑論他人。就此白白犧牲性命，可不懼哉？因此當他主政之初，即在軍政兩方面，就先朝安全方面着手。首先在省政府增設秘書處，美其名爲便於總攬各廳處政務，其實際是爲了便於監視各廳處的異己份子，並任命既是同學同鄉，又是同事多年的魯效祖出任首任省府秘書長，接着簡派其五弟金樹信出

任軍務廳長，以便掌理全省軍政業務，繼之更率其隨侍多年的勤務兵崔肇基，先擢升爲省府警備隊長，旋即更升爲城防旅長。在金樹仁想來，省城方面雖已無慮，在省外各要地也需安排知己人員去坐鎮，才不會發生叛已事件。於是在南疆首善之區的喀什，任命其四弟金樹智擔任喀什駐軍師長，伊犁區是北疆的重鎮，再命奪權有功的張培元擔任伊犁鎮守使，哈密爲通甘肅的要津，也須增加兵力，派大員駐守，再派其同鄉劉希曾擔任哈密駐軍師長。如此這般，在省城在各區，都安置上合乎三民主義的知心人物後，他的邊防督辦兼省主席的寶座，終其生不會發生問題了。詎料在他主政的第二年，竟由他本人在哈密地方挑起亂源。尤且由星星之火，演成燎原之勢。

民國十八年陝(西)、甘(肅)兩省大荒，甘省飢民爲了求生，乃於是年冬以及翌年春，成千上萬湧向新疆。哈密地區緊鄰甘肅，因而成爲飢民羣集之所。不知金主席是關懷同鄉心切，抑有意和回王府爲難，竟下令哈密縣政府將沁城鄉與土胡蘆(今伊吾縣)兩地維民所佃王田，強行迫讓給甘省飢民耕種，另撥縣境荒地，令維民去開墾。此一違法悖理的措施，自要引起當地維民的反對，佃戶維民當要向沙親王陳情，沙親王先向縣政府交涉不得要領，繼向省政府交涉也碰了釘子，這時沙親王年事已高，經此打擊後，就臥病不起，旋即病逝，哈密維民既未將耕田收回，沙親王又因之氣死！就此哈密維民對金樹仁的施政埋下不滿的種子！

縱容部下激起民變

當沙親王死訊傳抵省城後，省主席金樹仁則認爲取消哈密回王封建制度，改土歸流的大好機會來臨；一面先將嗣王攝滋爾誘到迪化，加聘爲省府高級顧問，施以調虎離山之計予以軟禁起來；一面又加委回王府大都統堯樂博士爲省府委員，要到省府辦公，就此將回王府的實力瓦解。最後下令哈密駐軍師長劉希曾等就近沒收王產全部歸公，不得再爲回王一家私有。而劉希曾本是一介武夫，根本不懂改土歸流的章則法規，竟由其所部大小官員瓜分了事，原係佃農的維民，反而連一畝一分地也沒有分到，原以務農爲業的維民就此失業，當然要引起民怨！尤以沁城鄉與土胡蘆(今伊吾縣)兩地爲回王府良田集中地，駐在當地的排連長就地分贖後，就變成當地的富戶。古人云：「小人暴富，飽暖思淫」，駐防於小堡的張小隊長(排長)就犯上此一毛病。

他將王田別墅，佔爲己有後，無異就成了全村首富人家，尤且在山野荒村，無所娛樂，只有找女人去開心。距邊卡隊不遠的維民阿不都艾米提，有女初長成，亭亭玉立，貌美如花，自張隊長發現以後，就糾纏不清，先予強姦，繼要強娶，其父奈於維漢不連婚的俗例，當不便答應；但又懼於權勢，也不能竣。只好與其鄰居好友和加尼牙孜去請教商量。而和某一向小有聰明，鬼點子最多，竟想出不妨伴爲允婚，要設鴻門宴，用酒作武器，來對付蠻橫的張隊長。言明嫁娶之日，在女家大開宴席，除女家親友外，男方的邊卡隊員全

體應邀吃喜酒。邊卡隊上至隊長下至士兵全被喜事冲昏了頭腦，一點戒心都沒有，最後每個人都喝得酪酊大醉，結果喜宴變成兇案，和加尼牙孜就以準備妥當的狼牙棒全數予以擊斃，所遺卅枝步槍，全部被和某奪走。於是就在天山東麓小堡地方點燃了反金星星之火！

當小堡事件發生時，堯樂博士正以省府委員兼分縣劃界主委身分，在哈密城西三堡村，主持劃界工作。聽到此事就趕返哈密城師司令部，去轉會劉師長。當即建言，事變起因咎在張小隊長，只要所失槍枝全數收回，士兵死傷事件宜從輕處理，以免事態擴大，影響哈密全境治安。但劉希曾聽不進去，硬主張殺人者必需償命，他的部屬不能白死！堯樂博士言無效，爲了及早收拾亂局，乃星夜趕往迪化，向金主席晉言，仍如前言說了一遍，請金主席注意大局，不要僅向小的地方去着想。金樹仁聽畢堯氏建言認爲大有道理，當下就任命堯氏出任哈密警備旅長高位，好讓其返回哈密後，去全權處理此事。假如金樹仁就此信任堯樂博士全權去處理此事的話，那小堡民變事件就不難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無如金樹仁對人處事，一向疑心甚重。何況堯氏也是維族人。因此當堯氏離開省城不久，他又派熊發有旅長，率其所部東下哈密，要武力增援劉希曾。就因金主席多此一舉，竟將小堡星星之火，最後演成燎原之勢！夫復何言？

堯樂反金不反中央

在堯樂博士督省期間，劉希曾已兩次派兵進

則小堡與沁城，先以進攻，後以圍剿，但均大敗虧輸，沒有了辦法。俟堯氏奉金主席之命出任警備旅長之職，先將晉見金主席之經過向劉氏作了簡報；繼之請劉師長不再過問此事，由他放手去處理小堡民變事宜。劉希曾正在焦頭爛額之際，當然答應下來。

堯樂博士首先親往沁城與小堡村，對村民曉諭的說：張隊長之死，可說是咎由自取，金主席不再追究此一責任，只要大家將所擄省軍槍枝全數交還哈密縣政府，大家就可各安生業，重過太平的日子。並由他現任哈密警備旅長身分來做擔保。堯氏曾是同王府的二品大都統，一向為哈密維民所信仰，現在又出任了哈密警備旅長，他的所言當然都信得過！因為持槍維民散住沁城與土胡蘆，地距哈密城，近則一百公里，遠則二百公里，在十天八日內，當然送不到城內。堯氏衡情度理後，就限令他們在半月內交齊，就此拿了名單與槍枝數目返回哈密，靜等繳槍。

堯氏由沁城鄉回城後，正好熊發有旅長也抵哈密，哈密此時疊床架屋，竟有三位司令，堯氏爲了爭取熊發有合作，以便早日達成收繳民槍事宜，首先簡報其東行成效，次將變民擁有的槍支數目與大小頭目名單，也交其過目以安其心。不意時過三日，也正是繳槍維民大都進抵哈密近郊時，熊發有就照單抓人，凡被抓到哈密城內的人，不問青紅皂白，一律予以槍斃。熊發有此一殺人暴行，堯樂博士的保證竟成空言。就此逼得堯樂博士走投無路。最後只得走上「梁山」，去當「宋江」！

當堯樂博士被劉希曾與熊發有兩人，逼入天山以後，就被維民擁爲反金領袖。深知金樹仁昏庸顛頂，詭譎不仁，已處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但他畢竟與衆不同。因他在同王府由五品巴扎爾伯克作起，直作到二品大都統。在歷代同王都忠於中央政府傳統觀念下。對於國家觀念非常深刻。於今金樹仁雖然殘暴不仁，畢竟還是國民政府明令發表的新疆省主席。我們雖可以反金，却不可以反中央。因此我們維民應推選請願代表，先向南京國民政府請願陳情，將倒行逆施的金樹仁去職。那我們維民就不必流血，也可達到我們的目的。就請大家推選一位適當人選趕往南京去請願好了！但是當時在場的人，僅堯氏一人到過內地，也僅有他一人會說漢語，尤且他在同王府當過米蘭掌經，就此堯氏被推選爲晉京請願代表。於翌日先將指揮大權暫交和加尼牙孜代理後，他就單槍匹馬離開天山，奔向嘉峪關。當他進抵河西走廊第一重鎮酒泉城時，就被當地駐軍——騎兵卅六師師長馬仲英偵知，將他請到師部作了上賓！

馬仲英向哈密進軍

馬仲英當年才廿歲，雖然人小，但却志大。他的志願就是想當一省的省主席。曾橫行甘（肅）、寧（夏）、青（海）、綏（遠）四省。總難摸到省主席的邊。當他率軍進駐酒泉時，適逢哈密小堡民變事件發生。他就打起新疆省主席的主意。苦無插手機會，於今聽到民變領袖堯樂博士，過境酒泉，要到南京請願。在他想來？這是插

手新疆的大好機會。於焉當堯樂博士一腳踏進酒泉城，就被尕司令馬仲英請到司令部作了上賓！就以全羊席予以招待。

起先堯氏還有一點戒心，恐怕金、馬二人是河州小同鄉，對他有不利舉措，說話要保留三分。及至吃完豐富的宴席後，才知他們二人毫無關係，才敢暢所欲言。接下面就將他入京任務，向尕司令和盤托出。馬仲英聽畢堯氏話後，就回駁的說：

「你去南京請願，撤換金樹仁一事，決難如願以償，蓋因國民政府定鼎南京，甫行統一全國，正在大力擴充各地邊疆大吏。金樹仁在哈密施暴不仁。在中央看來，僅是地方上的一件小事，那會因此小事去撤換一省的主席。即使接受了你的陳情請願，還要派大員去新疆先行調查一番，南京與新疆相隔萬里，交通不便，一來一往，需時很長。即使你的請願成功，也不知是驢年馬年的事？你要知道救人如救火，愈快愈好。你欲想挽救哈密維民出於水火，非就近想辦法不可？」

堯樂博士一聽馬仲英的分析，說得頭頭是道大有道理，接下就問：

「就近有什麼辦法可想，有誰願意拔刀相助呢？」

「我倒願意拔刀相助。哈密與酒泉緊鄰相處，只要將本師開到哈密，先將劉希曾、熊發有驅逐出境，哈密維民的生命豈不就有了保障？接下再進軍迪化，將金樹仁攆下臺，不就達到你們的目的了嗎？」

當時騎兵卅六師有多大的實力，堯樂博士甫

行乍到酒泉當然難知底細。反轉來講，他對新疆省軍的不堪一擊，却知道的非常清楚。再加尕司令豪氣干雲，說得斬釘截鐵，認為騎兵卅六師進入新疆打敗金樹仁大有可能。不過他是新疆人，深知背後還有可怕的敵人——蘇俄。因此接下又對尕司令提出一個問題，予以發問的說：

「如果貴師入新一舉將省軍打垮。金樹仁爲了保護護位，可能不擇手段，去向俄帝求援？那樣一來，豈不又爲史達林製造侵新機會嗎？」

「我可實施迅雷不及掩耳的戰術，以極短的時間，將金樹仁政權打垮。即使金樹仁向俄帝求援，也讓史達林沒有染指新疆的時間！」

事情發展至此，堯樂博士也不想再好的辦法。只得點頭同意尕司令進軍哈密的主張。馬仲英一向作事果斷，對酒泉也沒有什麼留戀，說走就走。僅僅準備了三天，籌備了全師十五天的糧草。就由堯樂博士作嚮導，向哈密進軍。由酒泉至哈密的距離，在左文襄公進軍新疆時，算是一個十八馬站。就是快馬加鞭要走十八天。如要騎驢乘駝的話，需時一個月。於今尕司令爲了節省糧草，改用急行軍，要在半月內趕到哈密城下。當他們軍行十天時就趕抵星星峽。星星峽的駐軍正是堯樂博士出任騎兵營長時的舊部。一見老長官來到，不僅未加阻擋；反而助以糧草。就此星星峽也成了反金的基地。向西軍行五日，大軍直抵哈密東郊的黃蘆岡地方。與省軍前哨接了仗，一經接觸省軍就被擊退，退到哈密老城內（漢城）不敢與馬軍碰面。馬仲英兵不血刃就將回城與滿城佔領。雖曾兩次猛攻漢城因無重武器致未攻下

。這時堯樂博士無異成了尕司令的參謀長。因鑑於哈密漢城一時攻不下來，就建議改攻鎮西以壯聲勢。現駐鎮西與口門子一帶的省軍，原都是堯氏的舊部，因受到劉希曾的歧視，把他們調離哈密派駐鎮西。這些舊省軍，一見老長官也就俯首聽命，變成反金部隊。就在馬仲英與堯樂博士在鎮西休兵三日之際。忽傳省方已派杜榮發旅長，帶兵十大連，由奇臺木壘河開向哈密。原來劉希曾與熊發有被因哈密老城後，就發電請援。金樹仁一聽尕司令馬仲英率部入新。就知來者不善。即時就派杜榮發率上十大連援軍來抵擋馬仲英，並解哈密之危！

馬仲英在鎮西，聽到金樹仁開來十大連騎兵，東來哈密與他對陣。當即採取圍點打援戰術，指令其部將馬福元與堯樂博士駐守鎮西，作爲接濟據點。由其本人帶來攻鎮西的兩連基本騎兵，翻越天山直趨瞭墩地方。不意因他人生地不熟，多走了冤枉路。趕到瞭墩時，已被杜榮發捷足先登。因爲瞭墩地勢高庄，視線很好。後到的馬軍因塵土大起，早被杜旅長偵知，乃就地建立了簡單的戰壕，用陣地戰來迎擊尕司令的騎兵戰。馬仲英在戰場一向是身先士卒，再加的乘騎是一匹良馬。就此當馬仲英一騎闖到陣地不遠前，杜榮發下令千槍齊發射向了馬仲英。不管省軍槍枝如何壞，或射擊技術如何差，在千彈集中一人射擊下，碰也碰上一兩粒子彈。當馬仲英中彈墜馬後，省軍以馬仲英已死，乃棄槍狂奔想搶屍體。就在這時追隨尕司令部屬眼見司令墜馬，乃趕速前來搶救。同時尕司令已棄傷完畢突站起飛身上馬

並以廿發匣子槍，連珠般的追殺出了戰壕的省軍。因爲走出戰壕未帶槍枝只好向後跑。而後陣的人不知詳情，也跟着往後跑。就此前軍推着後軍自殺。所遺十大連省軍在羣龍無首情況下，只得向木壘河方向逃跑。當跑到天山水嶺的大石頭地方，正迎着運糧總監魯效祖，押運大批糧草到此。一聽杜旅長戰死，馬軍乘勝追來。魯效祖惟恐糧秣濟敵，乃下令舉火焚燬。掉轉頭來向奇臺與省城方向逃去。

這頭省軍已潰不成軍，而那頭馬軍却是未乘勝追擊。原因是主帥掛彩，尤其傷勢不輕。大家都在爲尕司令生命擔憂，因而攻下瞭墩以後，就在當地爲馬仲英療傷。此一不幸消息傳抵鎮西後，堯樂博士大爲驚恐，乃乘快馬連夜趕來，爲了馬仲英的安全計，先勸尕司令遷居位於鎮西與哈密間的沙棗泉，他的田庄內，因該地水草豐盛，屯駐騎兵較爲適宜，尤且到哈密與鎮西兩城收購醫藥也較方便。原想療養幾天，就可把馬仲英的傷勢醫好。不意馬的傷勢反形惡化，必須找較好的醫術與較大的地方去買較貴重藥品才能生效。此時已入初冬，馬軍的裝備都難適應嚴冬氣候，馬仲英乃接受堯樂博士的建議，請他暫回酒泉養傷，待傷勢好了來春再與省軍作戰。這是尕司令馬仲英，民國廿年，盛暑率軍入新，初冬却又離新的來龍去脈。——未完待續——

訂閱中外雜誌及中外文庫
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